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高明理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三十一

明 梅鼎祚 輯

陳二

江總字總持濟南考城人歷
陳尚書令終隋上開府

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菩薩

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窮般若發弘大誓荷
負衆生神道會昌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嶽
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極
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苦具茲多遂坐
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
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帳玉几福德所感
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
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衆而同遊紫微虛宮黃屋

曠位上靈聳動厚土怔惶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
天生烝民樹以司牧懔懔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居
萬乘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為布衣之事且蠻夷
猾夏冠賊姦穴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未
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遂迷窅然汾水之上八駿沃若
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羣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
彝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干錢如干物仰覲三
寶大衆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

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
說歡喜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
山等固乃聖乃神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
楨玉幹之戚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歡玉鑾迴鑣金門
洞啓百辟翹首縉紳竝列願塵勞與雲沴俱銷億兆與
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廣弘明集

金陵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陳李需書宋賜金
紫沙門懷則重書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桑欽博記始敘四衢之塔金

朔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峯形甌累岫勢堂密亦烏
足言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狀如繖
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藥草可以攝養故以攝為
名焉南瞻舊落顧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
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痢磨滅三清遺法
未明五怖之灾萬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倏見齊居士
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淡至理高妙遺榮軒冕遁蹟巖穴
宋太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

曰山多猛虎毒蛇所以久絕行踐僧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獸亦何能為乃刊木駕峯蘿草開逕披拂蓐梗結構茅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擾篋無意皆曰誠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游白社梵行殫苦法性純備與僧紹冥契甚善嘗於山舍講無量壽佛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室光中如有臺館形像豈止一念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八未曾有淵石朗其夜室於是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卽齊永明七年

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構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檐
峻絕澗戶幽淡卉木滋榮四時助其彫綺煙霞舒卷五
色成其藻絢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閒居依
稀目見昔寶海梵志睡覩花臺智猛比丘行逢影窟故
知神應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其第
二子仲璋為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峯石
壁與度禪師錫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
四丈并二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奇刻削宏

壯蓮花瑩目石鏡沈暉藕絲縈髮雲崖失彩頂日流影
東方韜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成魄大同二年龕
頂復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艷如火殿禪
師自識終期欣瞻瑞應以建武四年於此寺順寂豈非
六和精進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
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
力明悟各捨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藩閨
內德齊雍州刺史田奐方牧貴臣深曉正見妙識來果

竝於此巖阿廣收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
川靖惠王道契真如心弘檀密見此山製置疎闊功用
稀少以天監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瑩飾續以丹青
鏤之銑盪五分照發千輪啓煥排天堂廡玉露分色接
岫軒墀翠微布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徒
挹飛泉而動色喜園凝靜豈傲吏之凡遊深谷玄虛非
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縉紳之輩郎吏胥史之屬步林
壑陟阜壤升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囂暗非

直心之砥路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
精確度上人將就遷神深相囑付法師聿修厥緒勸助
衆功基業田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
遼水問道京師清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波若之性夙
植尸羅之本闡方等之指歸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
南山之南不游皇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
悟三空以法師累降徵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
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釋慧令等十僧詣山諮受經論

大義賈誼曰學聖道如日之明孫卿曰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賸其此之謂南蘭陵蕭曄幽棲抗志獨法絕羣遁世茲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還符田豫託西門之塚更似梁鴻偶要離之瘞又按搜神錄云楚靳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即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聞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說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駟並驅未有修淨

界之品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
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幼落煩惱早出塵勞
律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銜楷模七衆無
所詆訶曩日靜憩鍾巖余便覲止餐仁飲德十有餘年
頃於攝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怠於斯須汲引之
勞且曷伸於報効矣夫言意難盡鉛槧易凋固比河山
莫如金石凡諸微應并預隨喜並勒於碑左乃為頌曰
漫漫心火冥冥世流論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十

智難周盡纏癡愛豈離瘡疣敬仰鷄足恭聞鷲頭斯風
可羨其路可由我開梵宇面壑臨丘我圖靈蹟果植因
修兼金畫續泐石彫鏤連雲出沒泄雨沈浮經行松磴
禪坐蕙樓澗風長瀉崖溜懸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名
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謂筏六度為舟金幢合蓋寶駕
驅輶地祇來格天衆追游五時無爽七處相侔辭題翠
琰字勒銀鉤賢乎樂餌過客宜畱此碑經唐會昌毀廢後已曾重立至今其
石斷缺文字訛隱寺主僧契先購石依本寫之康定
元年三月十七日鐫立地云一作地之藥草作草藥

猛虎作狼虎行踐作行踪無意作無立布影作抽影之
徒作之僧玄虛作虛玄京師作京華經論作三論菩薩
作升州禪堂作禪
室畫續作續畫

大莊嚴寺碑

蓋聞僧伽水濱波斯創以禪地醍醐山頂舍那肇其梵
域此乃徃劫之勝因上方之妙範於是俯察地勢懸之
以水仰惟星極揆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啓前望則
紅塵四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
聳峭加以園習歡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

搖音樂無待金奏薰鑪夜爇遙來海岸之香法鼓早謹非
動泗濱之石擢莖金表跨八萬之俱成界道銀繩面四衢
而拓製厠壁綴珠凌丹霞而結宇雕光鏤采望紫極而開
軒俯看驚電影徹瑠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層
楹刻桷風伯走而未升虛橑飛甍雨師攀而不逮銘曰
灼爍金莖崔嵬銀表翔鸞仰耆威鳳靈矯木密連繇
香泥繚繞日圖檐外荷披棟杪翠落陰虬珠填陽鳥
高僧累萃碩學滋多弘宣方等博綜園阨皆傷寸晷

竝悟尺波式旌鏤碣無待雕戈標年刹土比數恒河
建初寺瓊法師碑

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名竝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
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像法引人倫惟
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
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朔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秋駕銘曰
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靈籥孔
惜逝川三空莫辨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

寂滅莫繫悠然

明慶寺尚禪師碑銘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真照假空行已無希
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懷安寺剎下銘

四聰睿后萬行了因運光玉鏡道茂金輪爰構靈剎地
迹重闔迎風雲表承露天津飛夢巖嶂累棟嶙峋護持
七衆警衛百神籌銷草木刼盡沙塵支提永固福業恒

新變易東海長久北辰

優填像銘

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齒雪月
貌金容大僊下降避席為恭

鐘銘

鳧氏之匠狃陽之銅圖鑠鑄鐫刻獸鎬蟲聲飛雪裏韻
切脣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驚嶺夜動龍宮冀憑
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招通長如五淨永證三

空

又

篆間鐫刻藥上雕鐫聲齊法鼓響逸鳴捷舟移巨壑火
壞初禪

香贊

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縈空雜霧散
迴飛煙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花贊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
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牙

燈贊

寶燈夜開影徧花臺煙抽細燄爐落輕灰珠慙色並月
恥光來一明暗室若遣塵埃

影一作光

幡贊

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
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生

並藝文類聚

入攝山棲霞寺詩序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棲霞寺登岸極峭頗暢懷
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寺布法師
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還山限以
時務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拜禮
仍停山中宿永夜畱連棲神悚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
謝率製此篇以記歲月俾後來賞者知余山志

遊攝山棲霞寺詩序

禎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山展慧布
法師憶謝靈運集還故山入石壁中尋曇隆道人詩
一首十一韻今此拙作仍學康樂之體

並廣弘明集

修心賦序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
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
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蒞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
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

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
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樓水月不意華戎莫
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宜攄鬱結
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

張君祖

馮惟訥詩紀云張君祖庾僧淵諸詩有晉風陳無此也高僧傳有康僧淵竺法雅並在晉

或是顧與庾字誤

贈沙門竺法願詩序

沙門竺法願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亦嘲之省其二經

聊為之讚

道樹經讚

我我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體善權私
呵晞光景豈識真迹端恢恢道明玄解發至神懽飄忽
凌虛起無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慧以明九
本既殊動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滅始自無從生借問

道氣倫安測泥洹靈

庾僧淵

代答張君祖詩序

省贈法願詩經通妙遠疊疊清綺雖云言不盡意殆亦
幾矣夫詩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忘妙玄解神無
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
茂德之形容雖栖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答之未足盡
美亦各言其志也

並廣弘明集

朱世卿

性法自然論

釋真觀作固緣
無性論以駁之

寓茲先生喟然嘆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

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為將覩覆敗之權七葉

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邠昌踈而紹國斯道家之效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

姓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
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
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
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
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
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
陳禍福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
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

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所
招身居逸樂為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
孫叔少不埋地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
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鮪叟之極愚以商
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假嗣
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
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
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

之歎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
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
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罪
三仁在毫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
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
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
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內則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
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綰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璧而

為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
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眄偏糅於冗雜之
中見詆於鄉閭之末抱饑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
嘗寂寞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
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
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鵠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
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
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

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洩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道

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迷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疏屬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

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
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實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
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
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
玉帛云乎非無為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
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
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
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

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翺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為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慮所為雕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疴疾冷熱

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

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
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
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
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
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
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
未若救杞梁之隕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
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釋真觀

字聖達錢塘人住靈隱山天竺寺洪偃稱觀有八能謂義導書詩辯貌聲恭是也至隋大

終業

因緣無性論并序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
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興有性之
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
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
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聘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竊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備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

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榷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
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壅況復漆園傲吏恍惚
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為一時之矯俗
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
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
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
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
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

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
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為自然而然者竊
為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
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徃生故稟茲靈智瞽叟興惡乎前
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顯
聖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勛
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為世尊之弟羅睺
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

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
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為
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
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
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
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閻王無間之罪翻然改圖育
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
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時造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

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
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感行善
之士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
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
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
孱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
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
間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

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再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尚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竝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

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鬲子泥黎永處無
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
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
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
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
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
現報及後報也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
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

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通敏先生曰子既慙慙屢請
余亦僂僂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
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
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
然平等取舍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相
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強生分別
所謂渴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引
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

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宣帝太建十年征周失利朝議括僧無名者休

道充後觀致書徐陵封書今奏其事遂寢

泉亭允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

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崖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
華奉宣嚴憲絰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人並令捐茲
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替天之下莫非
王臣正當僬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
一何為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
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

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輦洛或復昆明池內識
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
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墜
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頻鞞之清行頃
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
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
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

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苦以不斷名籍為其
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
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為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
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
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
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崑峯之上
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

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湫歿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隕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

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竝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貳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暗使收其賦斂但浮游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斂襟則

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
疑豐飽求朽壤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為衣豈逢
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
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餽糧莫寄伏惟皇
朝御歷齊聖欽明繼踵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
垂衣之化方深魚復梁棟三寶敷宏十善昔漢明靈感
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慙焉或
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

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絪預
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
處田園竝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
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
心聽習為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
堪用竝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
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餽糴之客
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為本豈

不幽明踴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
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
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疆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領
軍檀越外則探賸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
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
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為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共剪
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

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

煩彌增悚惕

並廣弘明集

常州安國寺碑

花磚錦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粉

壁照於金波雲暎雲臺畫梁承於玉葉

續高僧傳

釋慧愷

陳世沙門與法泰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

攝大乘論序

夫至道弘曠無思不洽大悲平等誘進靡窮德被含生

理非偏漏但迷塗易久淪惑難息若先談出世則疑性
莫啟故設教立方各隨性欲唐虞之前圖牒簡少姬周
已後經誥弘多雖復製禮作訓並導之以俗法而真假
妙趣尚冥然未覩故迹隱蔥嶺以西教祕滄海之外自
漢室受命方稍東漸爰及晉朝斯風乃盛梁有天下彌
具興隆歷千祀其將半涉七代而迄今法蘭導清源於
前童壽振芳塵於後安顧騁壯思以發義端生肇擅玄
言以釋幽致雖並策分鑣同濶比派而深淺競馳昭晦

相離自茲以降篤好逾廣莫不異軌同奔轉相祖習而
去取隨情開抑殊軫慧愷志慙負素勤愧聚螢謬得齒
迹學徒稟承訓義遊寓講肆多歷年所名師勝友備得
諮詢但綜涉疎淺鑽仰無術尋波討源多所未悟此蓋
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明發興嗟負心非一每欲順
風問道而未知厥路有三藏法師是優禪尼國婆羅門
種姓頗羅墮名拘羅那他此土翻譯稱曰親依識鑒淵
曠風表俊越天才高桀神辨閒縱道氣逸羣德音邁俗

少遊諸國歷事衆師先習外典洽通書奧苞四韋於懷
抱吞六論於胷衿學窮三藏貫練五部研究大乘備盡
深極法師既博綜墳典妙達幽微每欲振玄宗於他域
啓法門於未悟以身許道無憚遠遊跨萬里猶比隣越
四海如咫尺以梁太清二年方屆建業仍值梁季混淆
橫流荐及法師因此避地東西遂使大法壅而不暢末
至九江及遊五嶺凡所翻譯卷軸未多後適閩越敷說
不少法師每懷慷慨所歎知音者希故伯牙絕絃卞和

泣璧良由妙旨之典難辯盈尺之珍罕別法師遊方既
久欲旋返舊國經塗所亘遂達番禺儀同三司廣州刺
史陽山郡公歐陽顏叡表岳靈德洞河府經文緯武匡
道佐時康流民於百越建正法於五嶺欽法師之高行
慕大士之勝規奉請為菩薩戒師恭承盡弟子禮愷昔
嘗受業已少滌沈蔽服膺未久便致睽違今重奉值倍
懷蹈僣復欲餐和稟德訪道陳疑雖慙慙三請而不蒙
允遂恍然失圖心魂靡託衡州刺史陽山公世子歐陽

紇風業峻整威武貞拔該閱文史深達治要崇瀾內湛
清輝外溢飲賢味道篤信愛竒躬爲請主兼申禮事法
師乃欣然受請許爲翻譯制旨寺主慧智法師戒行清
白道氣宏壯志業閒瞻觸途必舉匡濟不窮輪奐靡息
征南長史表敬德履沖明志託夷遠徽猷清簡氷桂齊
質弼諧蕃正民譽早聞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
賢爲經始檀越辰次昭陽歲維協洽月呂姑洗神紀勾
芒於廣州制旨寺便就翻譯法師既妙解聲論善識方

言詞有以而必彰義無微而不暢席間函丈終朝靡息
愷謹筆受隨出隨書一章一句備盡研覈釋義若竟方
乃著文然翻譯之事殊難不可存於華綺若一字參差
則理趣胡越乃可令質而得義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
所翻文質相半與僧忍等同共稟學夙夜匪懈無棄寸
陰即以其年樹檀之月文義俱竟本論三卷釋論十二
卷義疏八卷合二十三卷此論乃是大乘之宗極正法
之秘奧妙義雲興清詞海溢深固幽遠二乘由此迷墜

曠壯該含十地之所宗學如來滅後將千一百餘年彌勒菩薩投適時機降靈俯接忘已屈應為阿僧伽法師廣釋大乘中義阿僧伽者此言無著法師得一會道體二居宗該玄鑒極凝神物表欲敷闡至理故製造斯論惟識微言因茲得顯三性妙趣由此而彰冠冕彝倫舟航有識本論即無著法師之所造也法師次第婆藪槃豆此曰天親道亞生知德備藏往風格峻峙神氣爽發稟厥兄之雅訓習大乘之弘旨無著法師所造諸論詞

致淵理玄趣難曉將恐後生復成紕紊故製釋論以解
本文籠小乘於形內挫外道於筆端自斯已後迄于像
季方等圖教乃盛宣通慧愷不揆虛薄情慮庸淺乃欲
泛芥舟於巨壑策駘足於長路庶累毫成仞聚爝為明
有識君子幸宜尋閱其道必然無失墜也

大藏物
字函

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序

正教本宗文惟三藏梵音所闡諒無異說法相深微名
實繁曠若非圓明獨朗孰能通達自日隱頻多之山月

翳羅睺之手時移解昧部執競興或以文釋義或以義判文雖復得失參差皆以三藏為本可謂殊途同歸一致百慮者也尋十八部師友弟子並各造論解其所執於一部中多有諸論此土先譯薩婆多部止有毗婆沙及雜心四卷毗婆沙明義雖廣而文句本不具足雜心說乃處中止述自部宗致四卷過存省略旨趣難可尋求此土先譯經部止有成實一論成實乃以經部駁斥餘師其間所用或同餘部又於破立之中亦未皆盡其

妙且傳譯參差難可具述佛滅度後千一百餘年有出家菩薩名婆藪槃豆器度宏曠神才壯逸學窮文字思徹淵源德隆終古名蓋當世造大小乘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靡不宗學法師德業具如別傳先於薩婆多部出家仍學彼部所立三藏復見彼法多有乖違故造此論具述彼執隨其謬處以經部破之故此論本宗是薩婆多部其中取捨以經部為正博綜羣籍妙拔衆師談玄微窮於奧極述事象略而周徧顯成聖旨備推異說

立不可闢破無能擬義兼數論而深廣愈之詞不繁而義顯義雖深而易入故天竺咸稱為聰明論於大小乘學悉依此為本有三藏法師俱羅那他聰敏強記才辯無竭碩學多聞該通內外為弘法故遠遊此國值梁室將傾時事紛梗法師避地東西垂二十載欲還天竺來至番禺慧愷因請翻講攝大乘等論經涉二年文義方畢法師爾後猶欲旋歸刺史歐陽紇尚仁貴道久申敬事重複請留彌加殊禮慧愷與僧忍等更請翻講此論

以陳天嘉四年歲次閏逢龍集涪灘正月二十五日於
制旨寺始就開闢或品未畢仍事徙居於南海郡內續
更敷說法師遊方既久精解此土音義凡所翻譯不須
度語但梵音所目於義易彰今既改變梵音詞理難卒
符會故於一句之中循環辯釋翻覆鄭重乃得相應慧
愷謹即領受隨定隨書日夜相繼無懈晷刻至其年閏
十月十日文義究竟論文二十二卷論偈一卷義疏五
十三卷刺史仍請於城內講說既得溫故頗識大宗非

惟闇弱多有疑滯又恐所翻不免謬失至天嘉五年歲次柔兆二月二日與僧忍等更請法師重譯論文再解義意至光大元年歲次強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長史袁敬識覽沈深信解明正長史長子元友愛文重法博學多藝並禮事法師備盡經始維南中翻譯悉賴此貴門方希永傳來世以為後生模式佛法大海深廣無際若不局一塗能信順求學豈不同餐甘露共艸蓀蔕者哉如或專執非所喻也

大藏鼓字函

釋智愷

姓曹氏住揚都大寺與法泰等就真諦對翻經論充大中終廣州

大乘起信論序

夫起信論者乃是至極大乘甚深秘典開示如理緣起之義其旨淵弘寂而無相其用廣大寬廓無邊與凡聖為依衆法之本以其文深旨遠信者至微故於如來滅後六百餘年諸道亂興魔邪競扇於佛正法毀謗不停時有一高德沙門名曰馬鳴深契大乘窮盡性法大悲內融隨機應現愍物長迷故作斯論盛隆三寶重興佛

日起信未久迴邪入正使大乘正典復顯於時緣起深
理更彰於後代迷羣異見者捨執而歸依閤類偏情之
黨棄著而臻湊自管已來久蘊西域無傳東夏者良以
宣譯有時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國取經
并諸法師遇值三藏拘蘭難陀譯名真諦其人少小博
採備覽諸經然於大乘偏洞深遠時彼國王應即移遣
法師苦辭不免便就汎舟與瞿曇及多侍從并送蘇合
佛像來朝而至未旬便值侯景侵擾法師秀採壅流含

珠未吐慧日暫停而欲還反遂囑值京邑英賢慧顯智
韶智愷曇振慧旻與假黃鉞大將軍太保蕭公勃以大
梁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郡建興
寺敬請法師敷演大乘闡揚秘典示導迷徒遂翻譯斯
論一卷以明論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
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
執筆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馬鳴沖旨更曜於時邪
見之流伏從正化余雖慨不見聖慶遇玄旨美其幽宗

戀愛無已不揆無聞聊由題記儻遇智者賜垂改作大藏

邑字
函

釋慧達

陳時潤州江寧縣
小招提寺沙門

夾科肇論序

慧達率愚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物不遷等
四論但未代引經允屬四依菩薩爰傳茲土抑亦其例
至如彌天大德童壽桑門竝創始命宗圖辯格致播揚
宣述所事玄虛唯斯擬聖默之所祖自降乎已還歷代

古今凡著名僧傳及傳所不載者釋僧叡等三千餘僧
清信檀越謝靈運等八百許人至能辯正方言節文階
級善覈名教精搜義理揖此羣賢語之所統有美若人
超語兼默標本則句句深達佛心明末則言言備通聖
教諒是大乘懿典方等博書自古自今著文著筆詳汰
名賢所作諸論或六家七宗爰延十二竝判其臧否辯
其差當唯此憲章無弊斯咎良由襟情泛若不知何係
譬彼淵海數越九流挺拔清虛蕭然物外知公者希歸

公採什如曰不知則公貴矣達猥生天幸逢此正音忻躍弗已饗讌無疲每至披尋不勝手舞誓願生生盡命引述達於肇之遺文其猶若是況中百門觀爰洎方等演經而不至增乎世諺咸云肇之所作故是誠實真諦地論通宗莊老所資孟浪之說此實巨蠱之言欺誣亡沒街巷陋音未之足拾夫神道不形心敏難繪既文拘而義遠故衆端之所詭肇之卜意豈徒然哉良有以也如復狗狎其言願生生不面至獲忍心還度斯下達留

連講肆二十餘年頗逢重席末覩斯論聊寄一序託悟
在中同我賢余請俟來哲夫大分淡義厥號本無故建
言宗旨標乎實相開空法道莫逾真俗所以次釋二諦
顯佛教門但圓正之因無上般若至極之界唯有涅槃
故末啟重玄明衆聖之所宅雖以性空擬本無本可稱
語本絕言非心行處然則不遷當俗俗則不生不真為
真真但名說若能放曠蕩然崇茲一道清耳虛襟無言
二諦斯則淨照之功著故般若無知無名之德興而涅槃

槃不稱余謂此說周圓罄佛淵海浩博無涯窮法體相
雖復言約而義豐文華而理詣語勢連環意實孤誕敢
是絕妙好辭莫不竭茲洪論所以童壽歎言解空第一
肇公其人斯言有由矣彰在翰牘但宗本蕭然莫能致
詰不遷等四論事開接引問答析微所以稱論

揚輦碩望為拘那羅陀奏

拘那羅陀華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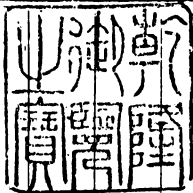
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自來東夏譯出衆經陳
先大初入南海時欲延還建業會揚輦碩望恐

奪時榮乃
奏從之

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

隸諸華可流荒服

續高僧傳



釋文紀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_臣朱文翰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_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_臣高明理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三十二

明 梅鼎祚 輯

後魏

道武帝

本索頭虜姓拓跋氏諱珽獻明帝子

與朗法師書

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璫鉢鉢錫為禮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

者送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

廣弘明集

天興元年興佛法詔

是歲始作五級浮圖闍崛彌山殿禪講堂座莫不嚴具

焉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踪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官舍令信

向之徒有所居止

魏書釋老志益作恆濟城作

佛道論衡濟邑官作宮

太武帝

諱肅字佛狸明元帝子

禁養沙門詔

世祖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且以司徒崔浩

言信用寇謙之道術會蓋吳反世祖西征至長
安從官見沙門室有弓矢矛楯奏聞疑與吳通
謀案聞財產及諸非法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
像勅下四方時恭宗為太子素敬佛再三表諫
不許復下嚴詔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猶
潛緩宣詔故沙門經像大得祕匿而土木宮塔
則畢
毀矣

愚民無識信偽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
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
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
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

者誅一門

魏書廣弘明集合 魏書首
句彼沙門者坐致書作妄生

又詔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
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
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
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
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
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僞定真復羲農

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
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
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
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
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
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
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
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魏書

文成帝

諱濬字烏雷直
勤景穆帝子

興復佛教詔

高宗踐
極下詔

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
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
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
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譽其妙明助王政之禁
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
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

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至
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
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
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
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
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
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
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

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
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

魏書

獻文帝

諱弘字萬民
文成帝子

禁游僧詔

獻文帝信佛猶深禪位太子是為孝文
帝改元延興二年下詔是時孝文帝數

歲帝仍
總政

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
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
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為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齋

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

又禁造圖寺詔

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為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為民父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

東平靈像詔

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
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
殊常之事絕於往古熙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
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實相之容普告天
下皆使聞知並魏書

孝文帝

諱宏獻文帝子改
姓元氏徙都洛

文明太皇太后靈塔詔

太和四年詔罷鷹師
曹地為報德佛寺

朕以虛寡幼纂寶厯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

皇太后經始靈塔

鼎按唐法琳辯正論道宣續高僧法上傳載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云仰

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為報德寺與此全同又按北齊書天保初尊母婁后為皇太后濟南王即位始尊為太皇太后文宣時安有此稱當以魏書為正

登法師喪詔

沙門道登有義業為孝文帝眷賞恒侍講論及卒施帛設齋又下詔

朕師登法師奄至祖背痛恒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

喪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哭諸門外

追褒羅什法師詔

帝常幸徐州白塔寺謂諸王公曰此寺有嵩法師受成實論於

羅什後授淵法師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可以釋人深意

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蹤欽悅修迹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為建三級浮圖又見逼昏虐為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

訪以聞當加敘接

並魏書有誤

此詔監刻魏通書作遠

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
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勞
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
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
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為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
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
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謹正業茂道優
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充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淵模崇蹟理寄忘言然非言
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
度摛化固憑尸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革俗制
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引世輕世重以禪玄與先
朝之世嘗為僧禁心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
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忽
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羸救世教須玄白一同更

釐厥衷

裨初學記作闡至典作正典世教作習俗凡世字並改避唐諱也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
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
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
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閣簡
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足將欲令懿
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

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
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勅諸州令此夏
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
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克此數者可
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致濫濁
惰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
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夙流于譙
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數宸宇仁獻之
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
今路次充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
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沖猷是託今
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
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實依力命施食之
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此即授成實
論紀法師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
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允法彭方聲茂華裔研論

宋壤宗德遠遁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縑延賞賢
叢條矣外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勅徐州
施帛三百足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並廣弘明集

宣武帝

諱恪孝文帝子

僧律詔

太和中立僧制四十七條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官屬以斷僧務至宣武永

平元年

下詔

縑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
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

昭玄以內律僧制之

僧祇穀詔

永平四年詔於是尚書令高肇奏詔復報

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後不得傳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穀之處州別別其元數

出入贏息賑給多少并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臺錄記
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
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
徵債之科一準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
法治罪

尚書令高肇奏

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苟
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

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
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
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歿五十餘
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
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剗訟宮闕悠
悠之人尚為哀痛況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請聽荀子等
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
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

宣武帝詔報

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

並魏書

靈太后胡氏

安定臨涇人宣武帝后生孝明帝

制度僧令

神龜二年令時法禁寬禿不能改肅

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為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

里外異州為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賢亦不得輒啓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為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為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已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隣長為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

州下役魏書

孝靜帝

諱善見清河王亶
子徙都鄴為東魏

檢括寺宅詔

神龜中任城王澄奏檢僧衆河陰
之難令不復行至元象元年下詔

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前朝城內先
有禁斷自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屆都之始
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中暫時暫借更擬後須非為
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
立為寺知非已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甚有虧恒式

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新立之徒悉從毀廢

又詔

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計所營功庸悉以枉法論

並魏書

任城王元澄

字道鎮景穆帝孫

條制營寺奏

孝明神龜元年為尚書令奏未幾河陰之難朝士死者多捨居宅以施僧

尼京邑第舍略為寺矣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
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
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
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制爰發
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
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
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
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

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
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
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輒聽造
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邇
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
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為損
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沖妙非浮識所辯玄門
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

尙華遁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邁於道場純陋儉設足
薦於雙樹何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
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
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
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
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
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
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

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慾真偽混居往來紛雜所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汙染真行塵穢練僧薰蕕同器不亦甚歟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誑用逞私悖太和之制

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獻
聖防遏處深履霜堅冰不可不慎昔如來闡教多依山
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必栖
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
必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
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
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
亦異或有栖心真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

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觀
法贊善凡人所知矯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為孤議
獨發誠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暫失條綱將亂是
以冒陳愚見兩願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罰覺能
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
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違犯不息者豈不以假
福託善幸罪不加入殉其私吏難苟劾前制無追往之
辜後旨開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嚴

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
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又旨令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
聽不禁愚以為樹榜無常禮處難驗欲云有造立榜證
公須營之辭指言常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
徙御已後斷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懼制旨豈是百官
有司怠於奉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
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
制在於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者聽其

轉之若官地盜作即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
依今勅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
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
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芻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
事在可移者令就閒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後造
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
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
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

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
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

全聖道不墜矣

魏書

裴延儁

字平子河東聞喜人
兼侍中吏部尚書

諫宣武帝請兼覽經書疏

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典
籍延儁為中書侍郎疏

諫從
之

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嫺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
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

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靡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

周真俗斯暢

魏書

崔允

字長仁東清河鄒人歷司徒太保

諫靈太后登永寧寺九層浮圖表

神龜二年八月

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剝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恆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屢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爰盡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酌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

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為神明之宅方加雕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侍宴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怠愼非飲酒茹暈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

衛陳鄭同日而薨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
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
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
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
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
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
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
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竒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跏

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汙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

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

魏書

十地經論序

十地經者蓋是神覺之玄苑靈慧之妙宅億善之基與
萬度之綱統理苞羣藏之秘義冠衆典之奧積漸心行
窮忍學之源崇廣住德極道慧之府所以厚集肇慮朗
成圓種離怖有念赫為雷威其爲教也微密精遠究淨
照之宗融冶瑩練盡性靈之妙自寂場啓旭固林輟暉
雖復聖訓充感金言滿世而淵猷沖頤莫不網羅於其

中矣至于光宣真軌融暢玄門始自信仁終泯空寂因
果既周化業彌顯黑耀大方影煥八極豈直日月麗天
洞燭千象溟壑帶地混納百川而已哉既理富瀛岳局
言靡測廓明洪旨是係淵儒北天竺大士婆數槃豆魏
云天親挺高悟於像運拔英規於季俗故能徽蹤馬鳴
繼迹龍樹每恨此經文約而義豐言邇而旨遠乃超然
遐慨邈爾悠想慕釋迦之餘範追剛藏之遺軌誠復歲
踰五百處非六天人梵乖遼正像差迥而妙契環中神

協靡外通法貫玄莫愧徃列遂乃准傍太宗爰製茲論
發麴精微根由睿哲旨奧音殊宣譯俟賢固以義囑中
興時憑聖代大魏皇帝偁神天凝玄情漢遠揚治風於
宇縣之外敷道化於千載之下每以佛經為遊心之場
釋典為栖照之囿搜隱訪缺務乎照揚有教必申無籍
不備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
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
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并義學縉儒一十餘人

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餘卷所二三藏竝以邁俗之量高步道門羣藏淵部罔不研攬善會地情妙盡論旨皆手執梵文口自敷唱片辭隻說辯詣懷遺于時皇上親紆玄藻飛翰輪晉臣僚僧徒毗贊下風四年晉夏翻譯周訖洋洋疊疊莫得其門義富麵玄孰云窺測剛藏妙說更興于像世天親玄旨再允于季運泰厠未延

敢竊祇記耳

大藏惻字函

李場

字垢羅趙郡人中書侍郎

論沙門奏

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為沙門瑒上言都統僧暹

等忿瑒鬼教之言以誦佛訢靈太后太后責之仍復自理罰金一兩

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

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

上靈太后自理

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為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是以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
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
以佛道為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

並魏書

張普惠

字洪賑常山九門人東豫州刺史

諫孝明帝崇佛疏

普惠為諫議大夫以帝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

司上疏敕
付外議

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先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

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
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
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
實業捐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
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
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祗劫之
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菑害不
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

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裡裸孝
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
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
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
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
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
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

魏書

溫子昇

字鵬舉太原人齊
文襄詔議參軍

寒陵山寺碑序

昔晉文尊周續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台陵並道
寇諸侯勲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
消沈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
則樹銅表跡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
數鍾百六天菑流行人倫交喪余朱氏既絕彼天綱斷
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
暴起十日竝出破壁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歛杼軸其

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標格千仞崖岸
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胸懷擁玄雲以上騰負
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囋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
壯士懷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
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硠硠礚礚如激水
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
野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
同日既攷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

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
臻靈僊總萃鳴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
相囀飛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
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印山寺碑序

自結繩運往觀象代興禮樂相因詩書間出喻是非於
一指論道德於二篇九流之義遂開百家之言竝作皆
以賦命有遭隨攝養致天壽愛惡起於吉凶情偽動於

利害雖改張羅之祝未易疊鐘之牲因果之業未申感應之途猶蔽是以脩短有命子夏論之而未詳報施在天史遷言之而未悟大丞相渤海王膺岳瀆之靈感辰象之氣直置與蘭桂齊芳自然共珪璋比潔加以體備百行智周萬象道兼語嘿思極天人固以兆云非虎自懷公輔之德世稱臥龍實任王佐之器道足以濟天下行足以通神明表立人之上才含廣途之大量永安之末時多異謀蜂蠆有毒豺狼反噬穀弩臨城抽戈犯蹕

世道交喪海水羣飛既而蒼龍入隱白虎出見命世有
期匡時作宰拯沈溺以援手涉波瀾而濡足懸暎日於
胃懷起大風於衿袖動之以仁義行之以忠貞附之者
影從應之者響起

大覺寺碑序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初地
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骨成山祇劫莫
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

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
居三殿以長想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畱榮位不能
屈道成樹下先燭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
葶蘆納世界於微塵闢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拯煩惱
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教被人鬼固亦
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羣生無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
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受建寶蓋而未畱遂上微妙之
臺永升智慧之殿而天人慕德象法興靈圖影西山承

光東壁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顏歷四門穆穆百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業既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定國寺碑序

蓋兩儀交運萬物竝生始自苦空終於常樂而緣障未開業塵猶墜漂淪欲海顛墜邪山雖復光華竝於日月

術數窮於天地有扶危定傾之力爲濟世夷難之功登
塗山而未歸遊建水而不反竝馳於苦樂之境皆入於
生歿之門幽隱長夜未覩山北之燭沈迷遠路詎見司
南之機昔日先民雖云善誘尚習葢纏未能解脫至如
八卦成象示之以吉凶百藥爲醫道之以利害衣食有
業民免饑寒之憂水土既平人無墊溺之患斯誠事周
於世用功濟於生民不論過去之因緣詎辯未來之果
報惟無上大覺均悟玄機應現託生方便開教聖靈之

至無復等級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動三乘之駕汎八解之流引諸子於火宅渡羣生於海岸自一音輟響雙樹潛神智慧雖徂象法猶在光照金盤言畱石室徧諸世

界咸用歸仰

並藝文類聚

楊銜之

東魏撫軍府司馬期城太守

洛陽伽藍記序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

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釐之像夜臺圖
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
二所逮皇魏受圖先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
賔臣棄象馬如脫履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
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剎
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絺繡土被朱
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
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

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
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蹣跚於九達農
夫耕老藝黍於雙闕始知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
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
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
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祥異世諦事因而出
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記遠近凡為
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洛陽
伽藍

記歷代三寶紀參校 百代紀作百
氏悲作哀最作衆五年作元年誤

上魏主述釋書

釋教虛誕有為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饑寒於色養逃
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為虛
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

啓又廣引財
事乞貸貪積

無厭
又云

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

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知其
真偽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

國富兵多天下幸甚

廣弘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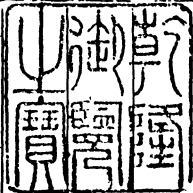
李顥

大乘賦序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
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合抱興於毫末九層作
於累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迹麤由乎不無舉
有以希無則無無以暢忘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
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祐之

會者莫尚於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賢乎如來故神稟
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
空任而不敗起滅無崖終始無際形寄於宇宙之中而
心包乎一象之外目察於芥子之細而識鑒乎須彌之
大美哉淵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嘆不足遂作賦

廣弘明集



釋文紀卷三十二